

The Illusion of civilization



文明的幻象

—20世纪西方历史文化的反思与诘难

◎ 石义师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文明的幻象

—20世纪西方历史文化的反思与诘难
◎ 石义师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的幻象：西方历史文化的反思与诘难/石义师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10

ISBN 7-5039-2276-1

I. 文… II. 石… III. 世界史：文化史－20世纪

IV. 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5915 号

文明的幻象

著 者 石义师

责任编辑 李世跃

装帧设计 北京旺忘望设计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文化藝術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editor4@whysbooks.com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7.75

字 数 45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276-1/G · 33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历史是一场我正努力从中
醒来的噩梦。

——乔伊斯：《尤利西斯》

我把坛子置于田纳西州，
它是圆的，立在小山顶。
它使得散乱的荒野，
都以此小山为中心。

——斯蒂文斯：《坛子逸闻》

目 录

导言 把握历史的脉搏	(1)
第一章 沉迷与挑战	(18)
日不落帝国的黄昏	(19)
高雅风流时代的悲剧	(26)
科技革命之声	(31)
德意志精神：西方文化的活火山	(38)
非理性主义思潮	(46)
“复活”的革命与革命的“复活”	(56)
新帝国主义的崛起	(67)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76)
第二章 理性大放逐	(84)
现代主义：毁灭的预言	(85)
立体派的艺术革命	(93)
英美文化的新“意象”	(100)
未来主义的喧嚣	(106)
表现主义与德国	(112)
个人主义	(119)
无政府主义思潮	(125)
欧洲总体战	(130)
第三章 精神的危机与反叛	(137)
达达主义	(138)
超现实主义	(145)
迷惘的一代	(152)
禁不住的“禁书”	(156)
墓园哀歌	(162)

荒园	(169)
追忆逝水年华	(176)
变形记	(180)
第四章 燃烧的世界	(187)
十月革命	(188)
欧洲共产主义	(193)
法西斯主义	(198)
经济危机	(202)
美国的新政	(207)
斯大林模式	(214)
《我的奋斗》——纳粹宣言	(217)
世纪浩劫	(223)
第五章 西方文化的沉沦	(228)
扩张主义	(229)
种族主义	(233)
纳粹的民主与科学	(239)
希特勒：西方文化之子	(243)
日本模式：全盘西化论的灾难	(249)
守灵人	(254)
诅咒者	(259)
存在主义	(267)
第六章 意识形态的冲突	(272)
非暴力抵抗运动	(273)
东方红	(278)
麦卡锡主义	(284)
一分为二的欧洲	(292)
朝鲜战争	(298)
越南战争	(303)
阿以冲突	(310)
中苏之争	(316)

目 录

第七章 迈向多极化时代	(323)
尼克松访问中国	(324)
日本第二	(330)
亚洲大趋势	(338)
爆炸美国	(346)
泛非主义	(355)
魔幻现实主义	(363)
苏联的解体	(371)
欧洲联盟	(380)
第八章 神话的破灭	(390)
金钱本色	(391)
水门事件	(401)
民意测验	(408)
谁掌管美国	(420)
民权运动	(427)
世纪审判	(437)
世界主义	(449)
增长的极限	(460)
第九章 路向何方	(478)
荒诞派文化	(479)
垮掉的一代	(487)
波普艺术	(495)
日夜摇滚	(502)
五月风暴	(512)
弹劾克林顿	(521)
文明的冲突	(531)
解构主义	(542)
后 记	(552)
主要参考书目	(557)

导言 把握历史的脉搏

今天，西方文化及其势力在登上其 3000 年来的历史顶峰之后，显然已走向全面的衰落。100 年来，西方在各方面都爆发过严重危机，并始终找不到根治危机的良方——各种危机的种子至今仍在其身上潜伏着、孕育着……

面对全球一体化的千手观音在大千世界不断幻化出令人惊奇而又令人迷惑不安的现象，我特别的希望正努力实现现代化强国理想的人们，在向西方世界学习时，不妨发出这样的世纪之问：西方文明会不会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的陷阱呢？西方文化像不像是一株枝繁叶茂、硕大无朋的罂粟呢？西方文化像不像是一艘满载核武器的无舵巨轮、在显示强大力量的同时又在威胁着世界文明的绿色原野？西方会如施本格勒预言的那样沉沦吗？面对新的世纪，西方之路将向何方？

打开本书吧，朋友！20 世纪西方的文化精英们也许已给了我们答案。

20世纪的脚步正渐渐远去——此时此刻，一切展望或描绘未来新世界的人们，都不能不向这个伟大而又残酷、喜剧交织着悲剧、充满希望也充满了危机的沧桑百年频频回眸。

在经济全球化潮流已经形成的今天，在信息化魔手将人类生存的空间与时间日益挤压并浓缩成为一个“地球村”的模型时，在知识的爆炸与竞争既可以演变成人类文明最后的疯狂，也可能引领人类共同创建永恒的自由幸福天堂的时代，我们对历史的回顾再也不能仅仅满足客观地记载和一般化的评述了——人类之所以不断地将悲剧重演，原因之一就在于肩负特殊文化使命的人们一直未能真正独立和强有力地显示出穿透历史云雾的鉴别力和更深层次的批判力——在人类命运的晨昏线在高科技的乐园与蘑菇云连接着已空洞化了的臭氧层踯躅徘徊时，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和至关重要的文化视角，以为人类看似浑沌和迷茫的未来寻找一座充满希望和永不熄灭的导航灯——无论是一般尝试还是历险，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20世纪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危机的世纪。在19世纪后期，西方加紧了对非西方世界国家的侵略和掠夺。1900年震惊世界的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事件，是西方列强妄图实现对整个世界之征服野心的最大一次冒险——它们在此之前已控制了全世界80%以上的领土。与此同时，西方还通过它的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及新的科技革命，从更深的层面及更大的范围震撼并动摇了非西方世界的历史文化及社会基础。在挑战外部世界的同时，西方世界自身也面临着内在的和内部的双重危机。前者表现为对残酷无情的、信奉金钱拜物教的、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竞争

的资本主义的怀疑、批判与反抗——显示为批判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工人运动和现代主义运动，其中马克思主义掀起了最强有力的革命运动高潮：后者表现为西方不同民族的国家，尤其是新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全面争夺及兵戈相见的流血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便是这种矛盾长期酝酿、发展并激化的结果。在各种反资本主义力量的强有力打击下，老的资本主义大厦已摇摇欲坠。在经济危机的黑色飓风中，新崛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终于感到必须“洗心革面”——美国的“新政”由之产生。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再次将西方世界带入到了更可怕的危机之中。此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尽管还在以霸权主义及核武器为核心的新军事强力挑战世界，可其本身却同时因深陷“冷战”的泥潭（近半个世纪之久）而惊恐不安；其内在的危机更是愈演愈烈。

非西方国家也是在挑战中揭开其新的历史篇章的。1896 年以庞尼法秀为首的菲律宾“卡蒂布南”反西班牙殖民者的武装起义，1899 年索马里民族英雄哈桑的反英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1900 年世界泛非主义组织的成立及其运动的兴起，全都是将斗争的锋芒直指西方侵略者的积极而伟大的民族主义运动。从 20 世纪开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革命斗争潮流蔚为壮观，不可阻挡，对西方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及霸权主义进行了烈火般猛烈地挑战（社会主义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潮流）——西方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势力主宰世界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

应该看到，若按西方文明的标准衡量，非西方世界是相对落后的（仅从经济而言，西方跨国公司至今仍控制着世界生产的 40%，世界贸易的 60%）。因此当他们获得新生后，他们刻不容缓地要治理好战争遗留下的创伤，大力振兴民族经济；它们更需要复兴自己的文化，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又要不失自己民族的本色和尊严。很显然，在西方世界仍保持着经济和军事上的较明显的优势时，获得普遍独立和解放的非西方世界又面临着新的、严峻

的和更复杂的、历史性的挑战和斗争。

在现代非西方世界中，第一个独立地从军事上打败过西方帝国的国家是日本——它打破了西方帝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经济上取得的惊人成就亦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如果我们进一步将其与同属二战之战败国，但科技、工业基础及矿产资源远比日本优越的德国作比较，我们就能很清楚地得出结论：东方人的经济能力是卓越的，西方所谓科学人种学上的种种谬论是站不住脚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自身仍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它对西方文化吸收过多，却未能取得系统性的独创成就。在东、西方世界的互相影响与挑战下，它一直东摇西摆，徘徊不定，这就使其无法真正独立地在世界上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20世纪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是新中国的建立。与日本不同，新中国选择的是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人之所以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不仅是为中国近代的历史现实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对实现世界和平统一，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自觉劳动，各取所需，人人平等并和谐相处的共产主义社会怀有一种极大的热忱和美好的神往——它与自古以来中国人向往的那种朦胧而无比美好的“大同世界”是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的。但中国人寻求的并不是现存的某种固定的模式。新中国一直以独立的文化大国身份面对世界，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在批判学习中勇敢探索，在激烈的斗争中成长壮大，走了一条虽艰难曲折但却富有创造性的新文化之路。中国人民不仅坚决否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模式，也对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扬弃。新中国没有真正依赖任何西方国家，就成为在政治上独树一帜、在经济上取得了飞跃发展和巨大成就的伟大强国。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衡，从而成为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东方大国。现在的中国是举世公认的充满活力与发展最快的国家。当今世界绝大多数权威的专家、学者们认为：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在20年内超过德国和日本，2050

年之后则将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大国——这将不仅是新的、令人神往的东方传说，而且必将是举世瞩目的辉煌现实（综观古代历史，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西方的观察者甚至预言：如果中国一直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那么在 21 世纪的 50 年代，中国将以超过西方工业革命的能量重新改变世界的面貌。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坚信：新中国的崛起，不仅已经改变，而且必将彻底改变东、西方文化不平衡的格局。

在强调中国与日本突出的代表性作用和影响的同时，我们不能对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性贡献有丝毫地忽略。从精神上看，伊斯兰教国家对西方势力进行了强烈的抵抗和反击。从军事上看，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亚洲和非洲的被压迫国家所进行的英勇的武装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西方侵略者，为结束西方对世界的殖民统治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从经济上看，东亚地区（本书所称东亚均包括东南亚地区）的众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与中国、日本一道组合成了千姿百态、气势恢弘的经济奇观——这是举世公认的增长最强劲、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圈。

在 1997 年 7 月以前，世界上权威的专家学者几乎没有人怀疑东亚经济的奇迹及其灿烂的前景——著名西方学者奈斯比特等均已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肯定。然而，正当东亚人民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骄傲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大步迈进时，一场空前的金融危机风暴却以席卷之势横扫亚洲，不少国家十几年积累的经济财富付之东流。曾经备受关注的东亚经济模式也突然戏剧性地遭到西方国家权威们的质疑和批判！尽管如此，尽管东亚经济还存在结构不合理等诸多矛盾，我依然坚信：东亚人民将以其特有的勤劳、智慧与创造力来驱散这“风暴”——中国政府对世界作出的人民币不因之贬值的庄严承诺，中国经济大海般的强健与活力，足以成为这场“风暴”中支撑起信念与希望的中流砥柱！东亚经济将会在两三年内重新置身于繁荣发展与创造的阳光地带！

严格地说，非西方世界至今尚未获得“最后”的独立和解放，因为他们想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有所表现时，却仍被迫按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办事——西方人不仅充当“游戏”的主角，而且还是其最后的仲裁者。这种“规则”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衍生物和替代物，它完全是不平等的，它如罗网一样仍在使非西方世界受着奴役。因此，冲破这一罗网，建立真正反映全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国际新秩序，并在经济上壮大成长，便成为非西方世界人民最后的斗争！

历史记得，亚历山大帝曾挥鞭恒河，但他却未能统治世界。尽管直到今天西方仍有大量的学者以精神自恋的方式陶醉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幻觉中，然而确凿的历史却告诉世界人民：自古以来，西方文化长期未能取得过比东方文化更合乎自然与人性及更卓越的成果。而从公元五世纪开始后的 1000 年中，东方文化始终领先于西方文化“一直到伏尔泰时代，土耳其和中国仍是文明生活的榜样，欧州人只能投以羡慕和尊敬的目光”（英国史学家弗里·巴勒克语）。西方文化最初便是在西亚文化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它的近代文化则是在中国及阿拉伯文化的直接刺激和影响下获得重大发展的——是“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伏尔泰语）。正如巴勒克先生所说：“从 1500 年到 1815 年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过渡时期。”直至 19 世纪中期，西方才开始真正有力量主导世界。在 20 世纪初，西方的势力曾波及全球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西方势力仍无法做到独霸世界。今天，西方文化及其势力在其登上 3000 年来的历史顶峰之后，显然已走向全面的衰落。100 年来，西方在各方面都曾爆发过严重危机，并始终找不到根治危机的良方——各种危机的种子至今仍在其身上潜伏着、孕育着。军事上，西方发动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及越南战争等；经济上，西方在 30 年代前后发生了可怕的经济大萧条及其它经济危机；政治上，西方出现了令人惊骇的法西斯主义、三 K 党、麦卡锡主义及水门事件等；道德上，西方更是一片败坏和沦丧，仅美国总统哈定、肯尼迪、克林顿等就制造了数不清的丑闻；文

艺上，西方的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历经百余年而不衰，它被认为是西方文化全面危机的集中体现。

从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独领风骚，到 40 年代末两极世界的形成，再到 60 年代的三足鼎立，一直到现在多极化时代的来临，西方势力再也无法独立主导世界的命运了。就是在西方人创设的联合国这个国际舞台上，西方势力的代表也常常作为“被告”而陷入极孤立的境地。尽管在科技与经济方面，西方目前仍保持较大的优势，但它带来了一个它难以解决而又无法回避的、严峻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即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事实证明，西方通过狂热发展科技，全面战胜自然来促进经济发展及其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模式已面临严重的危机——热带雨林大面积消失，大气、土地与水的严重污染，土地沙漠化与荒漠化，臭氧层的严重破坏，冰川的大量融化，能源的日益枯竭以及核放射破坏威胁等。1973 年诺贝尔医学与生物学奖获得者洛伦茨在其《文明人类的八大罪孽》一书中指出的重大问题是：1) 人口爆炸；2) 环境污染；3) 种族冲突；4) 自然情感的麻木与丧失；5) 社会文化导致的人类自然遗传蜕变；6) 追求时尚，抛弃传统；7) 非人化的信息传播带来的单一性疾病；8) 核武器军备竞赛使人类社会面临“世界末日”的极端恐惧状态。在这当中，除人口问题外几乎全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西方文化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文化”。

早在 19 世纪后期，英国诗人阿诺德如是悲鸣：“没有哪一个信念不发生动摇，没有哪一种信奉已久的教义不被怀疑，没有哪一种被大家接受的传统不在解体。”在其之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诗人叶芝同样为那个时代作了这样地写照：“一切都瓦解了，中心再也不能保持……”在当时的欧美，除了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文化派对科技、对强权政治与战争进行讴歌以外，所有有重大影响的文化流派（潮流）均对欧美的现代文明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否定，这包括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垮掉

的一代、荒诞派、新哲学派，一直到现在的解构主义。即使是文化观念偏于保守，并试图构建西方文化的某种稳定模式的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先生，在其垂暮之年（80年代），亦以“可悲的西方”为题回答了意大利《再生》周刊记者的提问，他肯定西方出现了“危机的征兆”，甚至认为“西方世界在不久的将来将走向崩溃”。

在20世纪，对西方文化的危机进行了直接“判决”的最瞩目的哲学家是施本格勒——他的“判决书”的名称就是如此肯定和直接：《西方的没落》——他认为西方文化已度过了其创造性的阶段，现正处于物质享受和反省的阶段，紧接着就将是无可奈何的没落阶段。尽管有些学院派文化人士非议施本格勒的“非正规”的研究历史与哲学的方法，可施本格勒的思想在20世纪的西方文化界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美国“垮掉的一代”在思想信念上就与其有渊源关系。可以肯定地说，施本格勒的思想观点尖锐地戳到了西方人最敏感的神经和最难以接受的痛处——尤其是西方势力仍强大得不可一世之时。有预言家气质的施本格勒以梦醒时分的感受声称：以上帝之子自居、自古以来就自大无比的西方人只是到了“现在”（20世纪）才“终于找到思考自己的思想的勇气”。他深信西方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他嘲笑那些西方的自大狂的思想认识还停留在蒙昧的和想当然的托勒密时代。受到施本格勒影响的西方大历史学家汤恩比同样批驳和讥讽了西方人在文化上的那种“偏狭傲慢”的自我中心幻觉。施本格勒相当看重文化的作用和意义，他的著作就具有一定的文化分析的特征。他深信“灵魂觉醒之时，便是文化诞生之日”；而“当灵魂穷竭其可能时，文化也就行将入木”——正是这种信念使施本格勒断言西方正走向没落的——在他的眼中，西方文化已经僵化了：血液还在流动，但已经精疲力竭，气息奄奄。

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教授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现代西方文化同样持强烈否定立场。我以为索罗金是一个受过施本格勒一定影响并又力图与其有明显区别的学者。

他不同意施本格勒“生物学的类推法”，也反对对历史文化进行“直线性的解释”。他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便是将西方文化分成了感性的、心灵的、理性的三种形式——他认为历史是在这三种文化之间依次循环往复——西方文化已如之循环往复了两个轮回，现正处于其感性文化的末期——一切都在土崩瓦解的、新的废墟之中。

从政治和军事的重大事件中，传达了某种重要的文化分析之信息的著作，是美国前国防部长、越战之“罪魁祸首”之一的麦克纳马拉的《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这是一本在本世纪末出版的、引起我浓厚兴趣的回忆录——我视之为很有参考价值的政治忏悔录和对西方人有重要文化启迪作用的“现代启示录”——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作为越战“悲剧”制造者之一的麦克纳马拉不仅敢于“忏悔”，而且涉及到了该悲剧的深层原因。麦克纳马拉在总结越战悲剧的 11 条经验教训时，不仅直率地承认了美国政府的严重错误，更重要地是看到了战争的非人道性与现代化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包括西方文化的某种局限性）。他终于明白了比之更重要的是凝聚着的民族与文化的力量。

曾让我特别关注和重视的西方文化信息之一是来自意大利“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生存危机的“报告”——其领导人贝恰博士的一些观点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贝恰博士曾直斥西方人的自我崇拜、科技至上、贪图享受、进行疯狂的军备竞赛、恣意破坏生态平衡、不重视精神文化道德修养等各种恶劣行径——他称这一切纷至沓来与积重难返的现象为“复合体”问题，即任何问题的存在都不是单纯和孤立的现象，而是由一种根本性的、充满谬说的信念和价值观造成的危机——贝恰博士深信“这个危机是‘文化的’危机，它起因于从犹太基督传统发展而来，后来遍及于世界各地的文明”。

西方的危机的存在不仅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它是一场触及社会本质的文化危机。但是，从阿诺德到尼采、叶芝、乔伊斯、艾略特、索罗金、萨特、贝恰、霍尔斯鲍姆等，尽管他们深

深地感受到西方文化危机的某种顽症和悲哀，并能进行批判乃至愤怒地抨击，尽管卡夫卡、施本格勒、弗洛伊德、米勒、布朗等人对西方文化的解读也许达到了十分深刻的程度，可他们全都未能找到打开这一危机之门以获得新生的钥匙。就是追求社会正义与普遍幸福、平等的社会主义在西方也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危机。因此在 20 世纪西方的三次大的危机的地震式的震撼中（三次大危机分别产生于一战前后、二战后、越战后至今），西方的文化批判与彻底否定的巨澜最终涌入无边的荒诞与虚无的黑色深渊，如达达主义、荒诞派、解构主义。而那些从小就无条件接受了西方主流文化的人，则即使在莫大的灾难或悲剧中觉醒，也会常常表现得犹豫不决和自相矛盾。如麦克纳马拉尽管大声喊出了“我们错了，彻底地错了”的悼词，可他却紧接着又莫名其妙地解释道：“我认为导致我们犯错误的不是价值观和意图，而是判断力和能力。”正因如此，麦克纳马拉在其真理的跑道上即将接近最后的目标时，却突然 180 度急转弯地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公正地说，这种文化上自我批判的不足绝对不是简单的才学不足或一叶障目的问题，而很像是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我个人更愿意归结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殊的文化情结——不论他们如何批判西方文化，也都无法改变他们是西方文化的产儿这一事实，因而要他们真正毫无保留地攻击自己的母体，那无异于抛弃自己的“根”，自己曾怀有的全部希望和梦想——这可不是一般性的选择，而是精神上的诀别，这也正是举凡普鲁斯特、瓦雷里、里尔克、布勒东、海明威等文化大师们在强烈地批判过西方文化后却依旧对其怀有一种难舍难分的眷念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尽管在 20 世纪的西方文化中，其批判的文化比其主流文化更加强大，并彻底动摇了西方主流文化的基础，但他们仍然未能进入真理的殿堂，他们令人震惊的呐喊，当然也就未能在世界引起更广泛和更强烈的应和——西方社会今日更多的仍是疲于竞争的麻木，追求幻觉或遗忘的沉湎，陷于无可奈何的迷惘，欲将黑色幽默玩到阴曹地府的嬉皮。